



Б. 拉甫倫由夫 Б. 史可諾夫斯基等著

蘇聯女英雄



目次

不屈的心.....	B·拉甫維由夫(一)
她變成軍官了！.....	V·史可諾夫斯基(三)
沙碧耶娃少校.....	德羅茲都夫(頁)
隊長之妻.....	士爾兄弟(四)
從塔曼來的姑娘.....	阿卡地·帕文雅夫(五)
左亞的真實生活.....	比德·斯科謝列夫(六)
我的手冊.....	塔提綱娜·拉古絲娃(七)
不朽.....	尤利·斯莫里奇(三九)

瑪麗亞·蘇巴之死

凡丁蘇科(四)

她保衛列寧格勒

A·卡林威科(一六)

林中文戰士

歐金尼·非德羅夫(一七)

部隊之女

D·加林 J·羅地奧諾夫(一八)

不屈的心

B·拉甫倫由夫

她的童年是在那土地肥沃，落日燦爛，五月間櫻桃園繁花在盛開，空中迴響著夜鶯歌曲的烏克蘭過
的。

他們過著流動的生活，她的父親的工作需要經常改換住所，她的母親在學校教書，那一時父親接到新使命，全家就跟他旅行，他們在白來亞·特賽考夫住得最久，這是日光溫暖的平靜小城。

正午時分，向日葵迎著太陽驕傲的展開它金色的花瓣，懶散的麻雀們棲憩在籬笆上，只知道吱吱喳喳的亂叫。

一個被日光晒黑的很纖細的女孩子，穿過樹叢，走近籬邊。

受驚的麻雀們騷動平息了，它們的恐懼還沒有到最濃的程度，要是她是一個男孩子，那就不同了，男孩子是什麼討厭的事都可以做出來的。

突然她伸出左手，手指緊握著彈弓，右手再用全力，拉開弦綫。她睜著一雙灼灼的棕色眼睛，

一小塊石頭刷的飛過空中。麻雀吱吱喳喳的亂飛起來，但是總有一隻不幸的小灰鳥落在草叢裏，小姑娘的眼睛裏，就會閃耀着成功興奮的光輝。

彈弓是男孩子的玩具，女孩子是要玩圓圓的，但是這個女孩子寧愛玩彈弓，不玩圓圓。她很自豪，她使彈弓比許多男孩子更使得好，她有一雙敏捷的眼睛，和成爲未來射手的一切天賦。

有時石頭不是對着麻雀飛送出去，而是對準某個赤腳蓬頭的彼得或德羅斯的脊背。男孩子是敵人，他們很粗魯臉皮又厚，看不起『妹仔』，總是想法子逗她們，笑她們，污辱她們。她把石頭對敵人打了之後，就一直跑進茂密的覆盆子叢裏，等着看是否有人追她，她的心臟拚命的跳着。

她輕盈溫柔，可是倔強，她決不讓任何人佔點便宜，她捏緊小拳頭，挺身出來打架。敵人們成羣的撲到她身上，打她，拖她的頭髮，她有時不得不退却。即令如此，她也從不求饒；她從不哭，只有幾滴盛怒的淚珠在她憤憤的眼中閃爍。擦掉淚水，洗淨出血的鼻子，她又衝出去打架。她埋伏起來，敵人分散了，她一陣旋風似的撲出來，不做聲的打他一頓，她把打得麻痺的敵人趕了許久，才凱旋的回家。

這就是柳達·巴甫立青科的童年，——熱情、大膽。

學齡到了，她在學校裏依然是個強不馴，她的同學不知不覺地服從她的堅強熱情的性格。她的坦

白大胆尖銳吸引了他們，她賦有銳敏的頭腦，從不多費時間在家庭作業上，可是她很快的超過一切同學，在課堂裏給出正確的回答，在她也和同男孩子打架的勝利一樣。

在學校裏，她發展了對書籍的愛好，她不論什麼書都讀，但一切書中最使她入迷的，還是旅行和冒險故事，和關於有着熱心腸強性格的人，有責任感的人，為追求目的不顧任何艱阻的英雄的書籍。她在教室裏讀，把書放在膝上，使教員看不到。

從教師的觀點看來，她是難於駕馭的，她的獨立性缺乏紀律和組織，尖銳，拒絕服從任何權力，很使教師煩惱。『拿巴甫立青科怎麼辦？』這問題有好幾次被提出來。

這要歸咎於柳達米拉自己，也要歸咎於教師們找不到適當的方法接近這個與衆不同的野性的女孩，不能使她的獨立的性格服從於學校紀律。

柳達是個好學生，但她的行為有時叫人容忍不了。當她升到最後一級時，校務會議認為柳達米拉、巴甫立青科在一般發育和智識的水平上已經超過同學和當多，決定發給她文憑。

現在必須進入生活了，她不能決定如何使用她的蓬勃的精力，青年團幫助了她。團給她以在學校裏得不到的東西——同志愛，自覺紀律將她的蓬勃的精力導入正軌。

國家在戰爭與破損的艱苦歲月之後正在恢復元氣，柳達米拉決定到工廠去工作，在她看來，用自

己的雙手製造出祖國需要的東西，使用機器，學習過企業者的豐富的生活是重要而且有興趣的。這是在其輔，在工廠中她和在學校裏一樣做得好，很快就成了有效的工人。

在這時期她開始作各種運動，樣樣體育都試過，有一次她陪同志們到「航空與化學國防協會」自願加入步槍實彈射擊組。她全心全力熱中於此道，就如她對任何能吸引住她銳敏精力的事物一樣。或許射擊帶回了她童年的記憶：花園，停在籬上的麻雀，箭和打獵的熱情……

由訓練用的步槍發出的最初幾個子彈，就顯露出她的準確的和有經驗的眼力，最初的成功鼓勵她學下去。如果一定要射擊，那她就比每個人都射得好，決不能說罷，超過她的朋友們，尤其要超過那些笑婦女想學射擊的青年們。

她超過了每個人，但這對她彷彿還不夠，她需要更高一點的技術，聽得說有狙擊手，她就進了奧索威阿西姆狙擊手學校，不久就沉醉在這項新運動中了。

自然她一定要成個狙擊手，確確如此。彷彿她一向就夢着做個狙擊手似的，這學校裏她顯露了以前從不爲人所知的品質——勤勉和耐心。

嚴格說來，她並沒停息下來想想她爲什麼要做個狙擊手，她以前從不曾對軍事發生過興趣，那末爲什麼要學打槍呢？她將來要去打誰呢？

她企圖學好狙擊只是爲了證明在這個男子專有的領域裏，她也一樣能超過別人。她領到狙擊證書就把它捲起來同別的將來或者有用的文件一道放在一邊了。

她繼續閱讀，發現她所喜愛的英雄，冒險家，旅行家，有創造智能的人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至於她自己，却只有了解得很膚淺的片斷的學校知識。可是她要通曉一切事物。特別是人類的歷史及其發展。

她決定離開工廠，繼續研究。

柳達米拉離開工廠之後，進了基輔大學的歷史系。在這個科學中心裏一切事物對她都顯得新鮮不平常。她從第一課起，就認識到她必須要以與以前在中學校不同的態度學習。她也懂得要達到爲她所愛慕的那些英雄們的文化知識水平，就需要堅韌而有系統的努力。

從此常常都可以看到柳達米拉在大學圖書館裏用功的學習，在蔭影濃密的植物園裏，抄寫必要的引證和做筆記。

她特別愛好烏克蘭人驚天動地的美麗的歷史。她的畢業論文——她在歷史科學中第一次獨立的探索——她選擇了「布丹·喀爾西尼特斯基的生平」。

爲什麼她要選擇這個著名的將軍，因爲反映在他的戰士政治家外交家內特出的人格中，反映在他

充滿昇沉勝敗的活躍行動中的是烏克蘭人的全部有力勇猛不屈的精神。

柳達米拉自己賦有同樣不屈的剛強的不妥協的精神。

她夜復一夜俯在她工作所必需的書籍、抄本、圖表上，她讚美這個偉大將軍的故事，欽佩他的勇敢，鎮定，和那顆既不知道軟弱也不知道恐懼的心。

她走到窗口，舉眼望着星光燦爛的烏克蘭天空。她看到了傳奇般的過去，烏克蘭戰鬥的光榮，哥薩克爲自由而戰的業績又復甦生了，她可以想見這個將軍率領着他的兵團，鐵矛在手，鋼心在胸。

『我願我有這樣一顆心。』她又敬服又妒嫉的想。

她愈益爲她的工作所吸引，但她命定不能完成關於她的英雄的第一件科學的論文。

在一個恬靜的六月夜晚，當她工作後休息的時候，她站近窗口，在她的記憶中喚起她故鄉歷史的景象。這時，給她的祖國帶來死亡和毀滅的希特勒的鋼鳥鴉的引擎，已經在藍空中叫囂了。從這個最後和平之夜的寧靜中，爆炸和烈燄已經降落在她親愛的溫柔的基輔了。照亮天空不是夏季暴風雨迫近前的閃電，那是炮火。

早晨，她看到處處家屋被炸彈炸毀，椅子床掛在岩壁上，她看見燒焦的廢墟，深深的噴泉泛滿了由破水溝中流出的水。人行道上汪汪的血跡用砂蓋着，一隻小小的嬰兒的手臂被彈片釘在血污的牆上。

這天她結納她，無憂慮的不安靜的青年期的終結。

她在這激動的震驚的基輔城的街道上走了很久，仔細看着城中每一處熟悉的風景，一如往日，公園中的栗樹倒映在德聶泊河中，從河上吹來的風，拂着菩提樹葉沙沙作響，但是在街道上走的紅軍不再唱往日的歌曲，他們不整不齊的推車。銅盔在他們蒙着灰塵的臉上，投了一道暗影，他們向西進，坦克在鋪道上輕輕作響，那天市容上現出了一條慘苦的皺紋。

她把城市和整個國家都看成真實的概念，看作是生命中最需要最珍貴的事物，如果沒有了祖國，沒有了這個俯臨着深河的可憐的光輝的城市，生命自身彷彿就毫無價值了。

她回家得晚，是穿過已經實行燈火管制的蕭條的街道回去的，沒有一縷光明，世界似乎已經消失在黑暗中了。敵人想要把這個光明的國度推陷在中世紀絕望的陰暗中，這是可怕的。

慢慢地，決定在她心中成熟了。

在家裏她有母親還是照顧的忙，什麼事還沒有變動，但經過她饒幸的眼光望望她舒適的家，她意識到她自己從那天就已經變了，她不能再留在這裏了。她端下一杯冷茶，想了一會，告訴她母親。

「媽媽，我要去參加軍隊。」

她的母親用吃驚的眼色看着她，她本來提出些任何母親在這種情況下都會提出的反對，但她從女兒

的臉上看出非常的堅決，使她想還是不說什麼好，她只靜靜的擁抱了女兒一下，一句話也沒有說。

但決心加入軍隊比之實現這個決心要簡單得多了。

軍事當局心不在焉的有時迷惑地聽着她講，他們望了望她，狼狽地握手證書，搖搖頭聳聳肩，「自然，這是高尚的志願。」他們說，但他們很惋惜，還沒有徵召婦女入伍的指示。

柳達米拉很氣憤，她的老脾氣又發了。這些人，她對他們陳述自己保衛祖國的願望的，在她看來彷彿都是官僚頑固份子。在路上她驚訝這些人為什麼不能瞭解前方是需要狼狽的，不管是男是女。最後她的憤怒突破了一切約束，她一陣狂怒的衝到一位拒絕她的軍官面前，軍官的官架子都被她震破了，但仔細的聽她講，檢查她的文件，想了一會以後，叫她第二天再來。

一星期之後，柳達米拉·巴甫立奇科，是第二十五夏伯陽師的兵士，已經上了火線，正對着奧德沙以南羅馬尼亞人的陣地。

這裏事情比起基輔後方簡單多了，沒人問她是什麼緣故，為什麼目的來參加軍隊，沒人看到一個姑娘握着重來福槍和男性並肩作戰會覺得奇怪。人們在此地作戰沒功夫發問，每條來福槍在熟練的手中都是有用的。沉重的血戰在進行，人們在枯焦的草原上打退敵人的屠殺，他們以粗魯然而真誠的熱忱接受她加入他們大家庭。他們是把她作爲一個兵士，一個在艱苦的生死鬥爭中的武裝同志接受的。

她平生第一次臉在匆匆挖掘的戰壕裏，挨着兵士們。她從枯樹叢中向戰壕外望出去，敵人就在這裏。

大地因戰爭而震盪，天空吼着希特勒飛機的響聲，塵土的旋柱在他們上面升起，落地碎成一堆堆土塊。榴霰彈嘶響着，子彈呼嘯着穿過空中。

這更真是一片地獄世界，但柳達米拉並不怕，開始她只是有點發呆。

她望望四周，聽着炸爆的刺耳的聲音，漸漸地一種冷酷無情的憤怒脹滿她的心胸。在她故鄉泥土上就在她面前發生了什麼呢？烏克蘭人的古老的土地被異國人蹂躪，他們沒受邀請，跨踏這塊土在他們的鐵蹄下，用有毒的炮火燒焦了它，摧殘了它宰割了它。

他們在屠殺她的兄弟，朋友，同志——充滿着精力和生命的蘇維埃青年人，他們爲了這些惡棍，不得不放棄了田地和工廠裏的勞動，來躺在這樣灼熱的塵土中，呼吸着辛辣的火藥氣，痛苦得呻吟。離她不遠，一個痛得變成兩截的兵士挺直身，停止呼吸了。地雷的彈片打中他的頭部，他丟下了槍，血液滴下他的蒼白的臉，只在前天柳達米拉才曉得他的姓名和來處。他興緻很好，和她談他的家庭和幼子。而今他的僵硬的手似乎正要擁抱他故鄉的土地，在這土地上他再不能行走了。

而這就是隱藏在壕對面林子裏的異國人幹的事！

他們把死亡帶到蘇維埃大地上，他們忘掉了這條簡單法律：殺人抵命，誰舉起劍的，他就要死在這把劍下。

以上是閃過她的頭腦的最後的念頭。她看到被矮叢林掩蔽的戰壕活動起來了。一個人小心的站起來，兩隻手撐着，探出頭來。他正向前面張望，柳達米拉覺得彷彿他正望着她似的，她恨得發抖了。把槍緊緊壓着肩，兩腿稍稍分開，像教師教她的樣子，她一隻眼瞄準目標。

她清清楚楚看到綠色軍服，窄肩皮帶上帶着黃條，低平的額頭，遲鈍的眼睛，愚笨的臉上全是汗水。她向他的前額瞄準，吸一口氣扳動槍機，她奇怪一切發生得多簡單，這就像在卡裏希恰提克的製片廠裏的射靶場一樣，他們對着三角靶射擊，射中時，靶就落到一面板背後，現在敵人也被擊落進矮林了，全部事情不過如此。

她做狙擊手的紀錄，就這樣開始了。

入夜戰事稍停，她傍着篝火輪。涼地上，聽同志們說話，一面自思自想。

她最喜愛的書籍之一是『戰爭與和平』，而今在這暗暗的草原上，充滿着草原的辛烈的氣息，她記起描寫尼古拉·羅斯托夫初次攻擊的那一章，和他的混亂的感覺。

似乎柳達米拉也感到有類乎羅斯托夫突然發現自己和敵人面對面時，抓着他的那種混亂的感覺。

她記起了托爾斯泰如何有力的寫出這種激動，用匕首來描的刺法國人的充滿了受驚乞憐的眼睛，他的發抖的唇，和下巴上稚氣的笑渦。任什麼時候重讀這些頁，她總爲羅斯托夫和這不幸的法國兵難過。

但，爲什麼她在她的第一次仗裏不感到這類情緒呢？她看着第一個敵人被她射出的子彈打死時，她的冷漠或者說缺乏感覺，這該怎樣解釋呢？難道她喜愛的作家托爾斯泰扯謊嗎？

不，不可能，她突然懂得了。

偉大的托爾斯泰寫了人類的戰爭，法國人是有人類的頭腦和心腸，他們對敵人也能做出高尚的人道的行爲。在那個戰爭中人對人，托爾斯泰寫出了兩個營壘中都有人底智慧的人，這就是何以柳達米拉讚美俄羅斯人，一八一二年時代的民衆英雄，可是同時還能瞭解敵人，甚至爲他們難過的原因。

可是，這裏面對着她的不是人類，而是呆笨的獸性的機械的殺人犯，藉機操訓練出來的，而是沒有頭腦的以一股狗臭氣代替靈魂，以一塊臭肉替代心肝的機器人，發來保護柏林劍子手的盜匪。

他們的感覺不值得想——他們就不會有感覺，對他們不能有憐憫心，就像我們對毒蛇不能有憐憫心似的，他們的死不能引起任何情感，那不邊像在射擊場打中了的人形靶。

那晚柳達米拉在篝火光上，把紙放在膝頭上，寫了一封信給她母親：『我已經有機會看到一些事物，他們的殘忍使我氣憤得冒火，但氣憤在戰爭中是好事，他是仇恨和神聖復仇的姊妹。』

信寫完了，她把大衣鋪在地上，沉入一個強壯兵士的臂膀中，她已漸漸習慣於兵士生活。

誰若是沒有蓋着大衣在戰爭炮火燒焦的地上睡過的，他就還不會嘗到人生的味道，到晚年他的回憶會更貧乏。小睡在天空的黑暗的穹窿下，星星在頭頂上閃爍，你想着自己保衛的真理，想着支持你，把命運託付與你，期望你完成你做子弟職責的祖國，生命中再沒有比這更動人更難忘的瞬間了。

船正離開奧德沙。

紅軍奉命撤退，夏伯陽師的各團（這個師在奧德沙的戰鬥，使它在輝耀着內戰時期的光榮的大旗上增添了新的桂冠）正上船開往塞把斯托波爾，在那裏這個師將成為在靠近海岸作。部隊的骨幹。

柳達米拉在他們中間，她已經歷了戰爭的勝勝敗敗和她第一次負傷的痛苦，她所打死的法西斯的數目也達到第十位了。在船上，她望着海岸漸漸在遠處隱沒了，奧德沙炮火燭天，煙霧瀰漫，她向這座她曾保衛到最後的城告別，在這城市中普式庚曾寫過他的「奧根·奧涅金」。

離開這城市是很傷心的。在她保衛奧德沙期間，它已變得對她特別親切了，在它的牆旁她受了火的洗禮。

船繼續前行，奧德沙不久便隱沒不見了。

夏師在塞把斯托波爾登陸。

第一次柳達米拉真正感到了歷史的呼吸，在這有着軍事光榮的城中她所喜愛的科學在每一步之間都說明着自己，它以英雄之血大害在此地，在這些英雄保衛這一片荒涼日炙的岩石不受敵侵，直到最後一息的不動搖的俄羅斯人的不朽的精神裏。彷彿此地的每一塊石頭都是勇氣的化身，呼喚人們追隨先烈的範例。

不久圍閉到浦立敦夫·伊·羅斯。德軍在數百坦克掩護之下正向這海軍據點挺進。

再一次，每日又都充滿激戰。

柳達米拉大部份時間都花費在主要的抵抗線上，在這抵抗線之前，在岩質的地上挖了狙擊手的巢穴，她爬進那裏，膝和肘都在石塊上擦出血來，爬進一個洞，用小枝和青色植物偽裝起來，一連幾小時的臥着監視敵人，有時甚至日以繼夜，不管雨打風吹。

她平靜的有計算的收拾着這些希特勒狗子，她的狙擊手的記錄與日俱增，幾打德國的偵探軍官眼睜睜或兩眼間嵌着她的子彈倒斃了。她沒一點點憐憫心，讓這些燃着獸性貪婪的罪惡的眼睛閉上。

亞力賽·奇特密科，她的老朋友，也是狙擊手，常和她在一起，他們兩個抵得上一連人的力量。德軍不斷將一批批新的炮灰投入戰爭的地獄中，逐步把蘇聯海軍壓回塞把斯托波爾，不久迫近塞熱城下了，唯一有效的通大陸的交通是海道。

巴市立青科射擊手的記錄被全城傳述，許多人不信這個射擊手是個姑娘，懷疑的人親自到前線來看。一天司水雷族的軍曹，一個真正的大漢來了。當人家把柳達米拉指給他看時，他站在原地遠遠的望着她——不好意思走近——搖搖頭髮，對士兵說：

「我的天，多奇怪，一隻老虎却是個蒼蠅相。」

司令已經獎她一枚獎章以示讚許，她的名字被人又敬又美的傳說着。

柳達米拉最重視的是團長馬求西維奇的稱讚，他是一個老戰士，內戰時代的老將，一個具有無比英勇的人，常常上前線和士兵在一起。馬求西維奇，在儀容上和性格上都使柳達米拉記起布丹·哈密尼特斯基。

團長被他的最好的狙擊手像父親樣的尊崇，一個有着豐富人生經驗和銳敏頭腦的人常在第一眼就判斷一個人，馬求西維奇很注意柳達米拉，他懂得這種複雜、熱情、有時還有奔放不羈的性格。

伊凡·彼得羅夫少將，塞把斯托波爾防衛司令，是團陣地的常客，手裏拿着手杖，枯瘦挺直，薄唇上浮着聰明諷刺的微笑。他外表和性格（單純，善於了解士兵的感覺，簡潔銳利的言辭）都像第一次保衛塞夫的納可奇莫夫元帥。就像一八五五年水手們對他們的元帥簡單稱姓，倍威爾·斯節潘奇，海軍兵士們稱他們的將軍，朋友，父親做伊凡·葉非米奇。